

ZHANKIANDIGO



戰前之歌

史輪著

戰前之歌

詩歌叢書之五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

著者 史 輪

出版者 詩 歌 出 版 社

總經售 上海聯合出版社
上海愛多亞路五二三號

蒲 序

看完了史輪的飽滿的集子，我描寫不出我心底的高興，顯然，史輪已真正為近年的淒慘的死裏求生的社會現實——作為新詩歌復興期的一個大收穫，而留下了偉大的歷史的輪迹。

我完全贊同史輪之走着如下的路線。為着歌唱。表現時代下的多難而偉大的社會現實，為着大眾化，這些路線是確當的。

第一，史輪的武器是新現實主義。他有清晰明確的認識，他有銳感而確當的世界觀。譬如他鄙視嫩弱的女郎（嫩弱的女郎），他恨他的母親沒有變做高爾基胸中的母親（寄母親），他為了「她是走上綺羅的隊伍」，而「我却有着黃金的工作，…如今沒有…牽掛」，表示出「是她棄了我？是我棄了她？」（以上見「誰棄了誰」）的質疑。除了別的一二篇偶有不自然的尾巴之感外，像這些，他都是運用得極其美滿的。

正有如我們之所知，新現實主義同時包含了新浪漫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並不分歧。高爾基早年作品充滿了浪漫色彩，然而，他的東西沒有一篇不是由於社會現實所出發。所以我們不難了解——

第二，史輪之在形式上有短篇的近似敘述的抒寫，同時也有長篇的熱情豪放的浪漫表現。歌唱。前者，像「雨」，「夜深了」，「暗夜裏」……是例子，而「夜深了」最可代表。後者更屬作者之特長，最有精萃，像「踏夜進行曲」，「船夫曲」，「祝福你呀，我的故鄉」，「夜渡黃河鐵橋」……均是代表。

第三，史輪不忘記寫歌謠。「老天爺」，「中秋月」，「海河水」，「探監」都表現得極其自然。一般人天天倡言詩歌大眾化，而作品上不僅不寫作歌謠，學習歌謠，甚至於罵倒歌謠，這是大糊塗。我們由於史輪之寫作歌謠，我們間接還可以曉得史輪的集子裏的大眾化程度之尺度。唯史輪是跟溫流，岳浪，亞平，柳倩一樣，走着實踐上去提倡詩歌大眾化的路。

第四，寫大眾合唱詩。

雖然，作為新詩歌的形式再無妨是劇詩，散文詩，長篇敘事詩，史詩，諷刺詩，而在「多樣的形式適應多樣的內容」的信則下，對於史輪之為新形式之開發，建立，我感到極其愉快。自己永遠局囚於一種抑揚格裏的詩人，是自殺，不是進步。

至於史輪的詩的好壞，我想，大家都是有意眼共看，可以無用多贅的。唯其如是，大家可以發現出更多的寶貝。不過，我壓抑不住我的愛好「夜渡黃河鐵橋」的心？我請求大家讓我單獨對這一篇說點話吧。

「夜渡黃河鐵橋」裏，史輪顯現了他的藝術天才！

史輪在夜渡黃河鐵橋的一刹那，他不僅表現了那種情景，他更通過了他的偉大的想像，他把一九三五年的北國的水災，通過形象化的手法而攝進。他的筆下表現了澎湃的熱情。你看，他看見血漿一片，滔滔中倏忽又幻化成黑漆一團，他彷彿看見無數萬的閃動的鬼影。牠們「分明都飲着黃水的苦汁，一時又吐搖擺一付苦臉；忽地用那黑掌抓心，忽而又指向老天」，詩人為牠們而發出同

情的疑問，他道出了這些寫在歷史上的人禍與天災。他說，他更問：

啊！你一定有悲憤得難以道出的語言

。

啊！你可是黃浪吞噬了的冤魂？

你可是慘死於槍刀下的弱者，至今白骨未掩埋？

你可是在飢餓凶神之寶刀下的犧牲者？

你可是爲了要活而飲了流彈的厲鬼？

你可是爲了自家人的肉搏而含恨終天的一一

不然爲甚麼露出水面來啾啾哽咽？

接着他更進一步，他寫羣鬼由紅水裏上昇，在夜空中咆哮飛騰，說：

像地獄中撒旦率領之羣魔，

因謀叛，蜂擁着殺上天庭。

一個個高伸着黑大的拳頭，

咬一陣嗤嗤的牙齒又連連呼起巨聲：

「誰使我們葬身魚腹？

誰攫去了我們的生命？

還命來！還命來！我們要活！

別坐在我們奉獻的天堂裏裝神！」
聲音像深山中一陣雷鳴，
四邊的峯巒立即送來了回聲；
這聲音顛搖得巴顏喀額山在跳動，
並鼓起太平洋的洪濤滾滾似潮騰。

更寫：

啊，這血流呀，鬼影呀正在沸騰上湧
；

汽笛撕裂般的暴響又在耳邊長鳴。

請問，在中國，曾用這種技巧去形象化的
可有幾人？

抓住現實，用豪放澎湃的熱情，通過形象
化的手法，通過銳感確當的世界觀，我想，
史輪不僅如今已會相當地做到，將來也更會
無窮境的地努力下去的吧！我願史輪偉大的
地爲我們寫下一些輪跡。

蒲風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於青島

王 序

詩歌不特是時代的喇叭，它還是詩人生活的火花，心琴的躍動，叫鳴。

始終用全幅生命力對了惡劣的環境挑戰，奮鬥，奪取光明與真理的人，他才能有充實的生活，求生的魄力與怒發的熱情。

也唯有這樣的人才能歌咏時代，人生，使自己的歌聲應和了新社會的降生。

這目標自然懸的太高。但，任那山石多麼巉巖，山路多麼不平，努力爬行的人也終有造極登峯的時候。

詩歌隨了社會演進的歷程，言語的解放，它早已衝出了象牙塔，不再讓少數士大夫玩弄古董了。

它由狹小的領域，律絕的硬殼逃脫出來，要求它新的生命。白話詩的誕生自非偶然，詩歌大衆化的要求，又豈是空喊？

一個任您怎樣小的人物，（在士大夫文人

眼中的小人物，在我們眼中反是強大的。）只要真的經驗了生活，認識了生活，能用正確觀點去攫取好的材料。就都有學習寫詩的資格，而且有寫出偉大作品的希望。

史輪在士大夫文人眼中是一個極平常（也或者還沒有看到）的小人物。不錯，他自己承認是農家的孩子，爲了吃飯及青年擴張生命的熱望，出走家鄉，在軍營混飯，手觸着槍桿在冰雪的北國苦挨過夜寒，也曾在火線上賭賽着生命，在衝鋒號下玩弄着慘酷的把戲。因爲他沒有升官發財，衣錦還鄉的夢想，忍受不了那種一將成功萬骨枯的吃人生活，就逃出了灰色的隊伍，做小販，做……也嘗過不見天日的鐵窗風味。終於歸來了，他含着苦淚又投到故鄉，母親的懷裏。

他身上刻印了生活的創傷，經驗告訴他人生是一部苦難的戰鬥史。他在流浪中沒有獲得甚麼；回來呢，農村又正在一日千里的極速崩潰中，他親眼看着種種慘狀，及動蕩中農民的流離呼號。一顆青年的心還能沈靜嗎？

於是他開始了歌唱。

一個新進的歌唱者，自然沒有多少工夫去琢練調門，去變換喉音，他只是本着一腔熱情，天真的，赤裸的，痛快的吐訴着個人的經驗，生活的不平。

他也能衝過生活的苦悶，希求未來的光明，歌咏真理，歌咏理想的生命。然而，這時代能滿足他火熱的要求嗎？不能，這世界是黑沈沈的，冷冰冰的，他失望的哀歌，又在哀歌中高唱。

祇要，看完他這冊二三年來集成的詩歌，就能明白我的話是一點也不虛假。雖然，我還沒見過他，但由友人口中或他的自述，他的詩歌裏，也可給我的話做確實的保證。

自然他的詩離爐火純青還差的遠遠。——但，我絕對不贊成詩人的早熟，而且，如果要想在詩歌上留下些不被時代淹沒的作品，那又非盡畢生之力不為功。

史輪這冊詩集，在他也就算暫時訂一下弦，調了調音，唱了一個叫板。以後要彈出甚

麼樣的調子，甚麼樣的曲情，能不能感動聽家，能不能成爲大時代的和鳴，也全看他努力的程度如何！

詩歌，我以爲是音樂，美，力和生命的結晶，打算寫作值得紀念的東西，那自然非具備上列的條件不可。史輪不會萎縮，不會屈伏，在他詩歌生命的蒸騰中，我熱誠的希望他，創造最高的最適當的藝術形式，並採用新的語言，配合美的律動，而成爲真正的時代歌唱者。

書罷，正值國事日非，瘡痍滿目，苦痛搥心，欲哭無淚的當兒，我恨自己，也恨寫詩的朋友：

「難道我們祇會寫幾句詩歌嗎？」

王亞平一九三六，十一，青島：

目 次

封面設計.....	李 劫 夫
蒲 序.....	蒲 風
王 序.....	王 亞 平
早.....	1—8
風旱.....	9—10
老天爺.....	11—12
戰前之歌.....	13—19
雨.....	20—20
夜深了.....	21—21
中秋月.....	22—24
暗夜裏.....	25—26
運河岸上(一).....	27—28
運河岸上(二).....	29—30
海河水.....	31—32
更夫曲.....	33—36
寄母親.....	37—38
誰棄了誰.....	39—40
嫩弱的女郎.....	41—41

夜渡黃河鐵橋	42—45
船夫曲	46—51
踏夜進行曲	52—55
探監	56—57
祝福你呀！我的故鄉	58—64
月蝕	65—66
垓下之流	67—79

旱

蚩蠟熱心地吹着洞簫，
圓月悠悠地爬上樹梢，
破院內列着歌舞的蚊陣；
媽媽正在心意煩焦。

她愁着鍋兒裏缺乏米麵，
她愁着鍋底下沒有柴燒；
她更愁着天爺不下雨呀！
紅梁一斗又漲了三吊。

尖起聾聩了的耳朵，
分明是人兒的步聲。
睜開昏花了的眼睛，
才看出是兒子的姿容。

「兒啦！你好哇？
你拿錢來了，還是米？
.....

怎麼你不答腔呢？

莫非身上不舒適？

.....
和娘講，有甚委屈；

可又是東家欺侮於你？」

兒子倒在母親底柔懷——

那半張污席上重溫了母子之愛。

他頰上映着冰箸，心底瀰漫着悲哀，

任憑娘怎樣惶急，唇兒只是不開。

「娘呵！不是旱了嗎？

作惡的天爺，從五月……

初一下了那場雨；狠心的！

還沒見一個雨點呀……

時候呢，已有了兩個多月！」

「可不是？咱村也抬了龍王爺，

晒了一集可還是不見雨；

白天儘是陣陣清風，

夜間儘是滿天星星。

「後來又把它送回了廟裏。
他老人家倒捱了一頓腳踢，——
張三，租地種瓜的那窮漢，
連連說着：「揍死你！揍死你！……」
又給了它兩個耳巴子，——
五禿子，那給七先生家搨地的。」

「前日你六孀孀，那多年的寡婦，
又穿上一身紅，爬上柳樹；
哭了一晌「黃天」，後來真哭了，痛痛地，
但是！終于沒見老天掉下一顆淚珠。」

「娘呀，就因天爺不下雨，
我才和王母村作了別離。
那里，我一氣住過五年半哪，
一旦東家和我說明了心意。」

「他望望天邊的赤雲，歎了口氣，
啊！他又失望了，今夕；
他呆看我一會兒，又瞅瞅地，……
我知道他有了碍難出口的話語。」

最後才叫起我的名子——家玉！

「你回家吧，這兒還有餘洋一塊，
僱不起你了，沒法子，實在！
苗兒枯乾了，你也看見，
這裡，今晚請你即時離開！

「我那里肯走，和他拌了嘴：
——啊！你們這時逐夥計？
全不念忙時候，麥秋之際，
全不爲窮人着想，設身處地。

「他說；可是他也動了氣：
這能怨我嗎？絕非從心所欲。
那麼上邊爲何不把我來赦？
區部又派來剿匪捐，招兵費，
鎮上又坐了預征的錢糧櫃。

「我說：——但是您總比我強，
倉裏不是還有兩囤積糧？
我，也是人生父母養呵；
家中已餓着五十多歲的老娘！

「但他只是扭着頭，不睬理，
堅持他的主意：——快出去！——
我只得拿了錢，踏上歸途。
我有甚麼法兒呢：向人告訴？
人們說，那只好去問老天爺！
又不能去告狀，聽說官上，——不，
到處沒有保護長工的法律。」

充上心頭，又是一陣氣，
「娘呵！反正沒有窮人底路！
去當土匪吧，我要殺盡富有階級！
三萬多呀！——朱鎮就有一股。」

蟋蟀拉起淒涼的胡琴，
代奏出兒子胸中的悲愁。
月兒躲在柳後，透出條條白線，
那分明是娘頰上的淚流。

聽清了兒子底話，她嚇破了胆：
「快別胡想吧，我的嬌兒！
您爹是怎樣死的，你還？……」

乾枯的手掌已堵上兒子底唇邊。

想起往事……母親已在哽咽，
兒應勸娘呢，抑是娘勸兒？
惟恐氣壞了——兒子不是好癖氣，
放開濕巾，又撫慰起兒子。

「兒啦，快別胡說亂道吧！
就是你一人呀，我的膝下；
你若有些兒好歹，
我怎能活在這世界？」

「但是，娘！我滿心在家，甘願陪你，
像那富人的家屬，形影不離。
但我們憑甚麼延捱歲月？
沒有人叫短工的，長此不落雨。

這兒還有一塊錢，給你，娘！
我是非出去不可呀，就到鎮上，
那兒正招兵呢；去的並不少，
那天趕走了一夥，宛如翦了毛的羣羊。」

沒有權繩，怎縛住兒的心！
沒有錢綱，怎能罩住兒的身！
「不過記住，千萬要及早回轉，
我還望重得聚首在我的死前。」

兒子坐起來，又倒下去，……
母子倆只有默默地互聞潸泣。
月兒落了，蚊蠟睡了，蟋蟀倦了，
周圍只是無際黑暗，無上寂寥。

東方亮了，曙光現了，
兒子步上征途——野草青青，
母親送出街道，送至村邊，
停了步，又把話兒叮嚀。

「誰逼你出去呀：東家？天公？
千切莫多殺傷人呀，那全是你一般的窮弟兄
！
不怕是人們罵的「匪」，你也應當同情！
試想：誰個沒有哭瞎了眼的母親？」

「回去吧，娘；一切知道了！」

草上的朝露，洒上地面，又浸濕沒襪的赤脚

。

囊中的鍋巴，透過破衣，燙着穢黑的背脊。

走，走，走……已到了廣大夾道的柏林邊際

。

再行幾步呀，娘影消去。

頻回頭：土地廟前，娘仍佇立，

手兒只揮，娘又爬上廟台去。

「不去了吧！」但身形仍被黑林吞噬。

誰使俺母子分散，娘兒別離？

別了！張家的牌坊，胡家的上馬石！

別了！賣掉了的我的茅舍，祖遺的故居！

定要填平這凸凹的人世，此去。

一九三四，八；丘。

風 旱

黑風過了，
枝頭葉子也給剝了個乾淨。
挑水夫腳下的花苗焦了，
徒落得個兩肩紅腫；
決堤海水似的黃沙
葬埋了剛剛萌芽的穀種。
沒有雨意呀，——
西天又給夕陽燙了個火紅。
再來吧：乾土裏也只得播種，
收拾碾磨頂上的再往地裏送！
希望拌和了微倖，
執拗的心上又箝上一套美夢。
誰料又刮起橫風，
剿滅了新芽的萌生。
眉頭上：白晝化成了黑夜，
心窩裏：良田變作了荒塚。
等待甚麼，穿制服的人兒啣
才是催款的，那里是放賑？

挺起胸膛，（不等死了！）
饑餓隊裏闖吧，去鬧個火轟；
抖索着地頭上打磨旋有甚麼用？
反正西天又給夕陽燙了個火紅！
一九三五，五；故鄉。

老 天 爺

老天爺，不下雨，
老天也是狠心的！
五月初一落了淚，
一直旱到七月七。

七月七，還不下，
地裏一片乾巴巴，
穀子高粱不秀穗，
棉花落成禿陔陔。

禿陔陔，人上愁，
清清閒閒過大秋，
好主場院淨光淨，
窮人地邊瞎轉遊。

瞎轉遊，沒的拾，
緊緊腰帶過幾時。
好主更會巧打算，

按住倉囤不讓吃。

不讓吃，有啥法？
賣去老婆兒喊媽。
賣去孩子娘不忍，
難煞俺這窮措大。

窮措大，要出外，
又被鄉長抓回來：
錢糧不完怎能跑，
誰能替你頂官差？

頂官差，真囉嗦，
小板大牢忒難過。
一個月盡回家轉，
原來繳洋二十多。

二十多，那里拿？
老婆賣給別人家。
老母嚇得喪了命。
拉起孩子當叫化！

一九三四，秋；丘

戰前之歌

太陽的烈火在空中燒着，
血液的烈火在胸中燒着，
宇宙和人生

簡直成了一團熾燃的烈火。

那邊是兵士，

這邊是農民，

兵士們挖着散兵溝，

農民們掘着外壕，

啊！遍野中是人類的河流，

陽光下是鐵器的波濤。

啊，這是自己的雙手！

啊，這是自己的苗禾！

我雙手牢牢地握住鐵鋤，

狠心地挖掉生氣蓬勃的苗禾。

這裡，有我們播種時揮洒的血汗，

這裡，有我們耕耘時奔湧的心血；

這裡，也曾完糧：納草，上捐，

——受了重重的剝削。
全家的希望，
 生命的源泉，
 農人的命脈，
一旦，啊，慘酷地化爲了
幾百里連綿的枯河！

綠油的穀豆已在抽穗結莢，
燦爛的草棉花兒已在紅黃斑駁，
青竹樣的高粱已晒青米，
玉蜀黍的包子已如筋肉隆起的胳膊，
 殘忍的摧毀：
 無情的研割！
凝視着自己兒女樣
 苗禾的碎屍殘骸，
眼淚兒瀑布般的奔放，
 驟雨般的傾潑。
啊，農民們的淚水
把這內戰用的外壕，
 化了一條洶湧的大河！

太陽晒得我頭暈，

全生命的氣力已消耗殆盡。
挖掘的壕溝寬又深，
堆起胸牆，堡壘如墳。
啊，弟兄們！這是
在替自己掘着合葬的墳墓！
親愛的弟兄！
親愛的農民！
莫怨我們吧！——
我們原來也是你們的化身。
我們家中也有啼飢的子媳，
我們家中也有號寒的雙親，
我們原來也是度日勤儉的良民。
只因水，旱，災荒，
 戰爭繁頻，
呵，家裏破了產，
這才出外來從軍。
不要怨我們吧！
——為您的田地，
我們哪，
 才更是鐵鞭下的羊羣！

呵，莫怨俺吃掉您田裏的西瓜，

莫怨俺斫伐您蒼翠的果林，
我們三個月了沒有關餉呀！——

滿心願意出錢買，
怎奈袋中沒分文？
斫伐樹木，

那更是長官底命令；
一旦開了火，
您的房屋，性命……
那一樣能逃出礮火的虎噬狼吞？

太陽不忍看了。——
空中籠上層層的烏雲。……

雨水打着赤背，
打着眼，唇，
呼吸滯塞了，

啊啊！天公！

你老人家也這般的狠心！

嘣！…嘣！…嘣！……

——監工排長底子彈打中

向園屋跑去的農民。

淒慘呀：血水伴和着雨水！

殘忍呀：雨聲中洩出了呻吟！

啊，無辜的農民身犯何罪，
 剛逃出了炎陽的蒸餾，
 又作了槍彈下的犧牲？

回去！上邊催得緊急萬分！
快掘！槍子兒可不知容情！
 幹麼不掘，只在那里打顫？
拍！……拍！……拍！……
——連長底皮鞭打得人們昏朦。
 嗟！——

 白光一閃，
 鐵錘已鏟上同伴們的面龐。
鮮血從鬢流到腰，
 從腰洞到脛，
啊，又是一條關天關地的人命！

看着作踐的禾苗，
 濫掘的土壤，
心中又湧現了前次戰爭的創傷：
 財產化爲灰燼，
 生命盡歸死亡，
啊，還有個更可怕的

戰後的飢荒。
如今又要割裂了，這創傷，
那麼我們又要嗎，
化成無家可歸的流氓？

看着漸深的塹壕，
漸高的胸牆，
心中又喚起了自家人火併的血痕：
炮火連天，
禪雨槍林，
啊，緊接着那是血肉橫飛的一羣，一羣。
如今又要重溫了，這血痕，
那麼我們就是步上這屠場的羊羣。

烈火的太陽在空中燒着，
烈火的熱血在胸中燒着，
農民們握手吧！
我們原是你們的化身！
弟兄們握手吧！
我們難免步入你們的羣！
我們認清了
誰是給我們釀造不幸的暴君，

拿我們的熱血，怒火，
把他撕成碎粉，
燒成灰燼，
塞入這剛握成的無理的墳墓去吧！
一九三四，六；丘，

雨

層樓織在雨絲底網裏，
街景化成了一團迷濛。
傘頂，車棚奏着單調的聲音，
車夫沒命地向前苦奔。
天上的雨，身上的汗
溶化了，瀰漫在灰茫茫的街心。
汽車裏溜出了一條笑浪，——
厭膩了乾燥就來一陣雨淋。
伙友張望着天空，焦灼呀，
失意呀牢按在心頭緊緊。
警察躲在崗樓裏，抖顫着，
心坎上攢進了一股寒冷。
說甚麼守護的責任，
說甚麼站立在街心；
他們可都藏在暖室裏，
管他衝破雨陣的一羣！

一九三五，六月。

夜 深 了

夜深了，
伴奏的管弦隱在機輪底粗聲裏，
戲院底吹唱也遭了汽笛的吞噬，
只有我們守護着這龐大的都市。

夜深了，
我們底長官已從妓院歸來了，
街彼端泯滅下一股摩陀車底尾音，
只有我們守護着這夢寐的都城。

夜深了，
輪響和繼續的汽音訴說着城市的呼吸，
街心裏我們還懷抱着冰冷的槍枝，
啊！整個城市底生命只有咱們在操持。
一九三五，六；故鄉。

中 秋 月

中秋月，紅又紅，
拋了家鄉來當兵；
當兵當了三年整，
如今還是個呀，二等兵。
只說發財好養家，
誰知到頭落場空！

中秋月黃又黃，
一月不過四塊洋；
扣了三月菜金錢，
鞋襪襯衫賬呀，不夠償！
小兵辛苦比官大，
發餉般粗不般長，

中秋月，白又白，
過節也不發津貼。
餉錢輸給二排長，
白熬眼兒呀，流出血！

月餅上市酒兒香，
乾看沒子買不來。

中秋月，圓又圓，
隨從又挂一大籃。
燒鷄，火腿，白藍地，
營長，太太們呀，大猜拳！
我們站崗公館外，
兩腿酸來嘴流涎。

中秋月，亮又亮，
秋風吹來陣陣涼。
他有斗篷，皮大氅，
咱還要着呀，夾衣裳！
太陽出來還好過，
晚上放哨只篩糠。

中秋月，光又光，
溪邊橋頭來站崗。
老爺太太懷中抱，
我們背上呀，一層霜！
想起那年打毛子，

俘虜倒比回來強。

中秋月，高又高，
想起滬戰只蹶脚，
打起鬼子真有勁，
幹麼下令呀，叫退却？
懷的他媽啥鬼胎？
賣國漢奸真欠刀！

中秋月，大又大，
他們全是仗大家。
喝了兵血長肥肉，
吃了兵肉呀，肚子大。
一旦大家翻了臉，
管叫孩子哭親媽！

一九三四，秋；丘，

暗 夜 裏

暗夜絞着冷風，
星光礁着草棚；
得意的人兒沉入了夢境，
草棚裏透出呻吟的聲音。

風聲間歇地應和着哀怨，
一個急喘一個呻吟：
「今晚……我要死了……
有誰……照管……咱們？」

「沒有茶飯養病，
更那有錢請先生？
爹爹幹麼不來家，
老在外邊做甚麼？」

「捶吧！妮……來，斃死了！
別喊他……了吧！他……他
調到老……山西去了，

哭死，喊死他也不來家。

「捶吧！妮，捶就是藥！

加勁哪！……半點不行了！」

「沒點兒勁了，——一天沒吃飯；

眼潛了，——兩宿沒睡覺。」

一聲聲沉入茫茫的暗夜，

像大海上吹落點點浮塵。

冷風阻住了光陰的脚步，

趕什時才到人醒的黎明？

一九三五，七，八；故鄉。

運 河 岸 上

(一)

閘樞偃臥於河底，
橋梁似屍身窒息，
縱有雨水假裝地潺湲，
究喚不活繁華的往昔。

往昔的君王永逝了，
也殉葬了他這命根。
如今嫌它太原始了，
那及得上近代的文明？

傾圮的屋舍殘骸，
掩映着飢民底骸體。
多少船夫隨了魚蝦一道，
多少河工變了閃閃的貝殼？

舖戶上封條早褪了顏色，
店員也不知跑到那兒去？
小販們 天天清瘦，

堤樹上軍馬天天肥。

馬兒的一片聲嘶，
送走了紅品品的夕陽，
滿天還湧着血色的霞光，
象徵着不用運河的膏粱。

一九三五，七，三；聊。

運 河 岸 上

(二)

就河堤修成平濶的馬路，
貨棧遺址馱滿遊人的足跡。
數不清紅紅綠綠的衣衫耀眼，
各色的臉龐溢出內心的安閒。
芭蕉扇旁有對方肉體的欣賞，
晚霞裏波動着軍歌雄壯。
不見了昔年奔馬樣放鬧的般隊，
天邊上交織的明麗如扇的蓬帆。
歌女的調子遠不如浩蕩蕩的流水，
粗野的軍樂又那里
跟得上清脆纏綿的船夫曲。
每當晚烟籠絡了夕陽，綠柳，
涼席上假滿吃茶的富貴，
矮松翦齊的牆垣外，
和花香相伴，翩翩地來了
色彩組成的妓女，
輕鬆的長衫，整齊的西裝，
追逐着像蜜蜂在花叢裏飄飛。

這些沒有明日的人們，
整天以光陰，金錢向罪惡裏沈淪。
一九三五，暑；聊草就。
秋；齊改作。

海 河 水

海河水，向東流。
狠心老婆不回頭！
大孩哭，小孩叫，
他娘悄悄不見了。

海河水，混陰陰，
您媽，您媽誰家藏？
找大街，問小巷，
哎呀想當老闆娘！

海河水，波浪翻，
吵吵鬧鬧到法院：
買狀紙，花寫錢，
老婆歸根斷給咱。

海河水，起潮高，
她坐河邊把淚拋：
不跟你！不跟你！

你家缺少柴和米。

海河水，歸大海，
老少男女圍上來。
張爺說，李老講：
窮酸幹麼討婆娘？

海河水，太無情，
他們向西她向東。
中間路，起怪聲！
汽車闖過一陣風。

一九三四，秋；丘，

更夫曲

汽車進了欄，
電燈熄了明。
只有俺
擎起冰冷的梆子，
一匝匝，
一輪輪，
在冷暗的夜裏巡行。

鳥也知道休息，
虫也知道疲困。
只有俺
爲了兩頓剩飯，
忍着困，
捱着凍，
在替主人守護夢中的安寧。

星兒是俺的伴侶，
霜露是俺的友朋。

梆，梆，梆！
敲不斷的長夜裏，
像乞兒，
像遊魂，
聽熟主人的鼾聲。

男的鼾聲粗，
女的鼾聲細。
只是俺
這麼大的年紀，
沒有家，
沒有業，
以前以後的日子那敢想起？

小姐叫俺貓頭鷹，
老爺罵俺磕睡蟲。
俺沒有
他們那種狠毒心：
出放印子錢，
鞭子抽苦人，
多少苦工爲他喪了命？

踏過小橋，
（早沒了她們的歌音，）
穿出花叢，
（尋不出他們的酒醒，）
 月兒呀！
 （不是她們中秋賞的了！）
又從假山背後上升。
（啊，臃腫的庫房上一片通明，）
 過珠房，
 腳不停，
快到地下室——俺那天宮。

冬夜裏冷，
夏夜裏困。
一年年，
人家的黑夜當白天。
 苦，苦，苦，
 暗，暗，暗，
長年見不着光明。

梆，梆，梆！——
苦，苦，苦！——

梆子早敲變了聲。
他們的暗夜才是俺的光明。
甚麼時候變成世界的主人公？
把黑夜送下地平！
把夢魂敲得甦醒！
梆梆梆！——苦弟兄！
起來收拾咱的乾坤！

一九三六，春。

寄 母 親

母親！

我又使你失望了；
我不能聽從你的命令；
把勞力向你供奉，
像你勸我的：
「預備老年的享用。」
我是沒有老年的，
我只保着這永遠的青春。

母親！

我只有使你失望呀，
我不能遵守你的教訓：
「育子養妻」。
縱你再罵我一百次
「傻子，忤逆！」
我也不改變了毫分，
時代早被我磨成了一面明鏡。

母親哪！母親！

請停你訴苦的信音！

我深知故鄉已成了荒廢的農村，

我深知你兒的一身

不能挽救家庭的貧困，

也不能牢守在你的身傍，

天天安慰你的焦心；因為——

母親哪！我還有個更偉大的母親。

故鄉縱已成了荒廢的農村，

但中華境內，那里

還有一處完好地境？

你也覺生活的不安嗎？

但我恨你呀，

恨你不了解兒子的心！

你爲甚麼，爲甚麼

不變做個高爾基胸中的母親？

一九三五，冬；齊。

誰了棄誰？

是她棄了我？
是我棄了她？
我不要她那付嬌好的皮囊，
我要的是火苗熾烈的胸腔。
我只望她有和我競進的脚步，
我只想她有苦鬥到最後一刻的意志。
誰想她竟變了節，
她的齒論銹膩了呢？
她是走上綺羅的隊伍了，
投入灰色的逋逃藪去了。
我對她還有甚麼留戀？
我只好硬上心尖，
驅走她的影子；
我沒有餘暇爲她垂淚，
更不自殺，像那些痴子。
——你得意嗎？
我却有着黃金的工作：
天天在爲人類高唱解放的戰歌。

如今沒有了對你的牽掛，
我工作得好不快活！

一九三五，冬；齊。

嫩弱的女郎

昨夜你踏青歸來，
再不按那架鋼琴，
入場券你也不瞥一眼，
任畫報蒙着那層薄塵。
只是懶厭地倒臥軟綿的床上，
食慾低了，體溫却繼續激漲。

昨日桃紅柳綠的河邊，
你可瞧見那赤臂村女的搖船？
風吹雨打裏她們還大汗淋漓，
對她們你可也覺着羞慚？
命運的鐵錘將要敲上了門，
琴調裏已不許再孕育幽怨；
山青溪綠的故鄉已不再見，
往昔的榮華化爲歷史的殘篇。
溫柔是一個消弭健康的熔爐，
我們該從熔爐的火焰中跳出！

一九三五，春；故鄉。

夜渡黃河鐵橋

……隆磷磷，隆磷磷，
達礫隆東突磷磷，……
火車奏着雄渾的調子
一程程激昂地向前飛奔。
汽笛聲裏拖來個小心，
白光一閃「慢」字條地沒了蹤影。
火車向鋼鐵的樊籠駛進，
人心裏裊起好奇和興奮。
車窗上掠過條條撐天提地的巨臂，
震耳欲聾的輪音却變得更外清脆。
車獨眼樣明燈指示下飛渡，
人在機器運轉中突進。
煤屑擊打得臉兒生痛，
廣漠的夜裏絞出一股冷風。
下面忽地現出一片光明，
隱約中似乎萬千金蛇溜馳；
倏地又化了一灣血漿——
啊！這一定是上游，上游來的！

上游有連年的災難——
一年淹一年旱還密雜着兵燹；
生路早變成一條足力的鉄棍，
終于夾出來一個火花——太不平凡。
這火花要燒焦鬱鬱的山嶺，
要顛覆荒涼的野原，
要毀滅不適人生的大漠，
要像你黃流貫通中原。
啊怎麼，怎麼血漿又在洶湧，
倏忽又幻化成黑漆一團？
一個個黑影連聯，充滿了脚下，
彷彿無數萬的鬼影閃閃。
又分明都飲着黃水的苦汁，
一時又吐出搖擺一付苦臉，
忽地用那黑掌抓心，忽而又指向老天；
啊！您一定有悲憤得難以道出的語言。
啊！您可是黃浪吞噬了的冤魂？
您可是慘死於槍刀下的弱者，至今白骨未掩埋？
您可是在飢餓凶神之寶刀下的犧牲者？
您可是爲了要活而飲了流彈的厲鬼？
您可是爲了自家人的肉搏而吞恨終天的。——

不然爲甚麼露出水面來啾啾哽咽？
蕤地羣鬼由紅水裏上升，
登時咆哮聲向夜空飛騰。
像地獄裏撒旦率領的羣魔，
爲謀叛，蜂擁着殺上天庭。
一個個高伸着黑大的拳頭，
咬一陣啞啞的牙齒又連連呼起巨聲：
「誰使我們葬身魚腹？
誰攫去了我們底生命？
還命來！還命來！我們裏活！
別坐在我們奉獻的天宮裏裝神！」
聲音像深山中一陣雷鳴，
四邊的峯巒立即送來了回聲；
這聲音震撼得巴顏喀拉山在跳動，
並鼓起太平洋底洪濤滾滾似潮騰。
啊，這血流呀，鬼影呀正在沸騰上湧；
汽笛撕裂般的暴響又在耳邊長鳴。

× × × ×

車輪隆隆給驅走了奇蹟，
電火又喚回清醒的意識，一一
我仍在工人掌管的世界裏，
活生生地飛躍樣地前馳。

火車頭上的電炬把黑暗嚇得溜走，
修長的樊籠終於到了盡頭。
開闊的天地煞是舒爽，
堅實的陸地上車也恢復了健康。
一陣清風贈我一懷歡暢，
哈！驀抬頭，大光芒已出露在東方。

……隆磷磷，隆磷磷，
達碌隆東突磷磷，……
不息的輪轉歸根迎來個朝曦，
我的耳鼓長留着前進的轟鳴！

○ 一九三五，十一，十八，夜；齊。

船 夫 曲

搖拉喂，

搖唉浩，

我們快攏岸！

我們快搭跳！（跳即跳板，船夫們簡稱跳，）

這不是先前那些隊夥呀，

夥伴們要認清旗號。

他們決不像先前的那些，

值不值對我們打罵，

動不動對我們開砲。（鄉人有時呼槍作砲，）

我們歡欣！

我們鼓舞！

今天得把自己底弟兄親手擺渡。

奴隸的我們在得救裏歌呼：

搖拉喂，

搖唉浩，

我們連接起幾百隻渡船，

拋下個人的工作，我們情願。
我們奮起粗黑的胳膊，
把襤褸的弟兄渡過。
別看他們的衣服破爛，
却個個懷抱着太陽的烈火。
烈火像這些蔽日的旗幟，
要斬斷我們頸上的枷索！
要爲我們拚出個「人」的生活！

搖拉喂，
搖唉浩，
我們搖着地球轉，
我們扶着太陽走。
黃河是我們的母親，
我們是世界運行的舵手。
我們底祖宗來自上游，
我們的兄弟遍滿亞洲。
祖宗創造了我們的世界，
他們的子孫却吞嚥着哀愁！
我們運載着大地生長的貨物，
我們替世人交換着有無。
是前代的暴君設下層層關卡，

關卡像鐵閘封鎖了我們底生路。

黃河水晝夜滾滾東流，
稅捐却扼住我們底咽喉！
前年裏弟兄們來了，

（是赤道上湧來了暖流。）

弟兄們冒着風雪來了！

踏着艱辛來了！

他們像鐵的旋風！

他們像鐵的瀑布！

瀑布沖坍了關卡！

旋風掩沒了賊廝！

我們得救了！

我們更生了！

一切關卡一旦罷休！

寬闊的河面上我們恢復了自由！

我們要做太陽的橋梁！

我們要做地球的運轉手！

我們戴着的人羣，

是我們人類第二次的始祖。

他們要毀滅這血腥的世界，

替我們開闢着新生的疆土。

他們去解放此岸的人類，
像彼岸一般的幸福。
啊啊！船隻像一座天橋，
我們在激湍的中流裏飛渡。
我們鼓舞！
他們歌呼！
歌聲像順風鼓着滿篷，（篷即帆，）
每隻音標激動着我們底肺腑！
啊啊！弟兄們不要道謝了，
我們感激的眼淚早已湧出！

當前的弟兄，
我們子孫的始祖！
你們去吧！
你們安然的去吧！
無須你們來動手；
你們已是這般勞苦，
又何必苦苦把我們來助？
更不要道謝了，
我們感激的淚眼早已模糊！
你們說，要去衝破長城，
要把長城內外的賊寇驅逐！

好！愿你們打敗中途的敵人！
愿這九曲黃河上遍佈你們的隊伍！
只有你們肯把華北去解救！
也只有你們援助年青兄弟的蒙古！
祝你們早日掃滅倒處的敵人！
祝你們早日洗淨世界的疆土！

你們去吧！
你們好好地去吧！
無須頻頻回顧！
我們已曉得了一一
要得解救，
只有自救的一途。

要得解救，
只有自己底胳膊粗！
我們永世忘不了，
你們臨別的贈語：
一一我們是世界的主人翁！
一一我們是人類的最多數！
一一宇宙間的文明是我們所創造！
一一我們的胳膊是歷史的撐天柱！

伙伴們！
快揚起我們新的歌呼！
把我們的歌聲向世界傳佈！

搖拉喂！

搖唉浩！

一九三六，二月草。

三月改。

踏 夜 進 行 曲

走啊！走啊！

再用力！

別那麼緩慢，
時代已不似從前。

速速地，速速地，
踏破這罪惡的城市。

青綠色的燈光，
那幻滅的光明，

你莫要貪戀！

紅粉的動蕩，
虛偽的嘶唱，

你莫要迷醉！

寬闊平潤的馬路，
刺破天幕的高樓，
雖是我們所建造，

但是在這未明的前夜，
那不是我們所得享受。

我們需要艱苦，

堅決的向前走！

走啊！走啊！

走遍都市的街道，
踏過都市的近郊，
走過數不清的貧民窟，
走出叢叢倭棚和地窖。

不要嫌黑暗，
不要生恐懼，

黑暗那能久永？

撕碎祖宗留下來的劣根性！

就讓道旁是鬼氣充盈的古廟，
屍骸壘壘的亂材崗，
就算鴉鳥羣羣頭上怪叫，
野狐們在亂石山谷裏潛藏，
一切不用管哪！

就算右邊擋住了鬱鬱的高嶺，
我們總會由左邊看出朗朗的北極星。

就算宇宙間沒有了一絲光明，
我們黑夜中走慣了的人，
也會摸索出一條應走的路徑。

走啊！走啊！

縱疲倦得要命，
也不能片刻留停。

雲雀快叫了，
鼓起勇氣啊！

時光不會撒慌的，
天，已捧着光明向我們送！

這是那兒的號聲？

天，已捧着溫暖向我們送！

前進哪！克服艱辛！

前進哪！撑起信心！

怎麼？你又躊躇了？

黑暗，冷，貓頭鷹，
一切不打緊！

臨明之前原有一陣暗，

夜尾巴上蒙着一股冷，

高樓扯起的陰影，……

那都是試探它們沒落的命運。

走啊！走啊！

前進！前進！

踏破這罪惡的城市！
踏進都市的核心！
踏爛遮蔽朝陽的高樓！
踏遍都市四周的鄉村！
看！古利的縫裏已透出了光亮！
聽！遠村裏可不又是鷄鳴？
走啊！
前進！

一九三五，九，卅，晚。

探 監

膠皮車，軋軋轉，
手拭眼淚去探監；
他爸關在洗衣所，
別來整整有一年。

他爸爸，犯何罪？
只因那時入工會：
老闆把他趕出廠，
爲了復工抓進獄。

工友們，多幫忙，
給俺捐了兩塊洋，
小襖一件鞋一雙，
他們爲俺餓肚腸。

洗衣所，門兒窄，（註）
不化錢呀進不來！
他爸強裝苦笑臉，

俺的頭兒抬不來。

看守長，旁邊站，
千話萬語不能言。
俺說望你多珍重！
他說您媽心放寬！

您回去，多費心，
把話告訴同伴們：
監獄雖冷沒血熱！
鏢錘雖堅不鎖心！

註：天津第三獄俗名洗衣所。

一九三四，秋；丘。

祝福你呀！我的故鄉！

祝福你呀！我的故鄉！

故鄉在古漳河底岸上。

我太行山左面的故鄉啊，
如今也有了年青的太陽。

誰說北方永遠是暗夜？

誰說太陽永遠照南方？

我們冰雪下的故鄉，
——受夠了黃河的冰封，
——捱盡了太行的重量；
在這世紀的末日，
掙來了個萬紫千紅的春光。

沙漠的地帶迸生了紫芽！

枯樹上怒放出叢叢繁花！

我們心尖上的一天，

我們盼得眼乾了的一天，

孕育在飢荒的胎胞裏已有多多年，

突然在世界黎明的前夜，
展佈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摔脫了一身的索鍊，
永沒休止的孽債誰還償還？

前夜裏，
大地一聲怒吼，
（千百年來壓在身上的鐵塔，
無情地崩潰在大眾的脚下；
千百年來暗夜的抹索，
一旦認清了北斗。）

青年的陣線，
要衝向暗夜的盡頭！

千百年來欠下的冤債，
我們摔脫了！

千百年來織成的厚繭，
我們咬破了！

老祖宗底教訓
叫牠去伴自己底棺板。
奴隸的命運，
在跳起的千萬隻腳踏下碎爛！
啊啊！

地球裂開了大口！
地心底烈火瀰漫了宇宙。
怒火要燒掉鄉村的輪廓，
怒火要焚燬田野裏的城郭。

鄉村哪，城郭哪！

葬埋着我們祖先的汗泉，
流過我們年青的鮮血。

我們的血汗

灌溉了你這古漳河；

古漳河兩岸上，我們的血汗，

養育着一羣賊寇和惡魔！

今天，我們伸出反抗的手，

要復千載的仇！

今天，我們燃起復仇的烈火，

要推翻千載的壓迫，

青年的血手

要使古漳河重新澎湃！

年青的血火

要鑄造個自由的天國！

不怕您幸運者連連搖頭，

不怕您紳士們瞪着睥睨的眼睛，

看吧：一幕幕的悲壯劇就要演出！
聽啊：大地處處沖上我們的旋風！
一村蕩去了一臉的酒暈，
村村挺起不屈服的鋤頭
要把吃苦的苗兒挖掘個連根盡！
村鎮上，田地裏，大道，果林……
佈好我們的大陣！
掀起我們的歌聲！
我們的歌聲要衝向村公所，民團局去歌鳴！
我們要土地！
我們要食糧來生存！
我們要自由！
我們要權利高唱自己底歌音！
糧食是我們所播種，
今天我們要拿來飽吞！
樓房是我們所建築，
今天我們要收回來自己居住！
誰敢再霸佔我們血耕的土地？
誰敢再把我們來奴役？
誰敢再劫奪我們的財物？
誰敢再攔阻我們求生的歌呼？
你們真正的強盜，

我們豢養的肥豬！
如今情愿拋下
從我們榨取來的血汗，
堆砌的你們的幸運，
我們也不能把你們饒恕！

不怕你們去打電！
不怕你們去搬兵！
那些兵士的羣裏
多着，多着我們的友軍！
他們是我們一般的窮弟兄，
他們也頑強地需要生存！
（除了那少數喝兵血的賊盜：）
（除了那一二個出賣民衆的漢奸，）
誰不把宰割我們土地人民的
帝國主義恨得眼睛紅？
他們早被血腥掀醒了！
他們再不肯替寇仇去殺自己的親人！
他們有一天要挺進冰雪下的興安嶺！
我們的陣線早晚也衝過萬里長城！
我們的陣線要倦過太行山，
要從東海連聯到崑崙！

啊啊！勞苦的大衆，
全是一家人！

不怕您跪在仇敵底面前哭訴！

不怕你背後的帝國主義作惡！

帝國主義陣營裏面呀，

也不是沒有對我們的同情。

他們陣營裏也有失業者的子弟，

他們脚下也有弱小民族的弟兄。

他們也一樣地沒有自由，

他們也是沒有面包吞，

他們的砲口也會

照他們敵人的胸口瞄準！

啊啊！他們的敵人，也是

我們的敵人！

啊啊！全世界的勞苦大衆，

全是一家人！

全世界的弱小民族，

要繫成一條鐵繩！

全世界的被壓迫者

要向着一個共同的目標前進！

睜開眼吧！

我們不再像昔日的因循，
我們再像昨夜的愚言，
決不是昔日的長毛，義和團，紅槍會，
遭受你們的欺騙，
遭遇你們殺傷。
看吧！到明天，我們世界的上面
要炫耀着我們共同的太陽！

祝福你呀！我的故鄉！
我在你千里的外面，
向你撒佈祝福的歌唱！
祝福你年青的太陽，
光照到整個世界的頭上！

一九三六，一，故鄉草。

一九三六，三，客中改。

月 蝕 (註)

暗黑佔領了天空，
月明噴淋了一身血紅；
家家敲起古老的銅器，
村村撞動封鏽的洪鐘。

咱們拚上這原始的戰鬪，
向貪婪的巨口奪取光明。

誰說咱們不變祖傳的生性？
層疊的鐵塔給咱洒遍了火種，
到這迫壓沈重得還不來最後的氣喘，
憤怒的烽火竟把廣大的地球燎原。

朋友們！加緊咱們不顧生死的力量，
把苟安的睡眠拋往天地底盡頭！
(聽！咆哮震坍了大地，翻轉了天球！)
不到最末的一滴血盡咱們是決不能休。

黑煞神敵不過千萬隻蠻憨的脚拳，
沒王法的鋒刃冲上高天，
來！咱們趕牠個浮雲溜走！
教和平的明月仍在太空高懸。

戰鬪聲裏新生的月輪這般清新！
新歷史宣告着宇宙內沒有了陰影。

註：故鄉傳說月蝕係月兒被黑煞神吞食之故。並傳說上古有許多太陽，月亮，被黑煞神吃得只剩了如今的一日一月。並說黑煞神畏銅器，故月蝕時則家家敲之。撞鐘則係使未及覺察事變者羣起注意之意。如今鄉間有事，如失火，遇盜，仍撞鐘。

一九三六，一月末；故鄉。

垓下之流

一大衆合唱詩一

- 兵一 弟兄們！聽，這是甚麼？
- 兵二 是，是簫聲，一點不差。
- 衆合 簫聲！簫聲！簫聲！
- 兵三 這聲調多麼婉轉？
- 兵四 這聲調多麼悲切？
- 兵五 這聲調多麼耳熟？
- 衆合 哎呀！確是耳熟，
越聽越像故鄉的調子。
- 兵六 這調子確乎是來自江東的故鄉，
聽！這裏面還夾難着楚歌的吟唱。
- 兵一 確乎是楚歌！
- 兵二 半點也不錯。
- 兵三 故鄉的牧童常這樣地唱和，
樵夫們早晚喊的也是這種的山歌，
還有車水的田夫，搖櫓的船家，
就是我種地時也沒有一天不唱它。
- 衆合 我們在家時那一天不唱它幾遍？
它早在我們昔年的嘴裏和耳邊熟爛。

兵四 兄弟們！您看這悲涼的夜空，
您看這昏黃的月明，
以及這肅殺的秋風，
唉……………
假若是當年的稻場上忙着工作，
那能被漢軍包圍在這垓下？

都尉 不要談軍情！

兵三 真的，李二哥，今夜的我恍惚又回到了當年的故鄉，
溫柔的月光篩滿稻場，撫摩着工罷的男男女女，
談笑的聲浪溶化進瀟灑的新稻的香氣，
老人們有味地講着昔年太平的故事。

兵四 老郭！我愛那流着汗舂米的場院，
我愛看翹飛的黃鶯射向遠山，
我愛那柳蔭下枕着鋤頭瞓個午覺，
我愛那鴛鴦戲舞在枯荷啞啞響的湖面。

誰料秦朝的暴君哪——萬惡的嬴政！
撕碎我夢中的一切黃金！

兵一 我的好田作了糧賦的犧牲。

兵二 我的屋舍作了捐稅的灰燼。
兵三 我的父母在飢荒裏餓死。
兵五 我的老婆死在亂馬軍中。
兵六 我和兄弟被拉去戍邊，
家裏的一切半點也不知信音。
衆合 我們家產全入了紳士們的虎口，
給剩下的只有這付飢餓的腸胃，
如今到了這步天地，
咱們究竟怎樣地措施？
都尉 不要擾亂，守住紀律！
兵一 啊！聽！歌聲是：
「江東的田長滿了蓬蒿，
咱家爺娘眼淚已哭乾。
——兒啦，兒啦，你在那里？
你怎麼還在沙場助桀爲虐？
回來吧！別給人家當箭靶了！
回來好送俺們垂死人的終老！」
兵二 聽那歌聲！唱的是，
「家裏的竹籬已坍塌，
孩子未餓死的又病了！
丈夫啊！你在何處？
白天行乞，晚上我宿於野外的古廟。」

爲啥還替人家拚命，
你主的氣數已成霜後草爲啥還替人把
命拚？

回來吧，丈夫！再不回來我要嫁人了
！」

兵三 歌聲簡直刺破我的心靈！

兵四 歌聲簡直勾去我的神魂！

兵五 歌聲已汲出了我的眼淚！

兵六 歌聲催得我全身戰慄！

衆合 它簡直是替人們抒發心聲，

它簡直託出了我們的肺腑；

我們怎麼來到這裡？

我們如今究竟是在那兒？

都尉 不要騷動，小心着我們大王的命令！

兵一 當初只想爲自己解除苦痛，

滅了暴秦好回家把田種；

誰知刀尖上過了這些歲月，

到頭來一腔熱血只換來一塊冷冰。

兵二 自從十八那年吃糧，

大小見過好幾十仗；

自己的心願一絲沒得實現，

竟做了野心家的一把槍。

衆合 我們的生命成了籠中的耗子，
呀！漢軍的號角吹得多麼緊急！

都尉 弟兄們切莫恐慌，
我們的大王定能轉弱爲強。
他有過人的扛鼎大刀，
未必不能再出一條奇計？

兵三 但是他的力量縱然大，
兩軍陣上倒也無所懼怕；
只不過如今他太貪了甜蜜，
那虞姬早消盡了他的智力。

衆合 他因過度荒淫酒色，
性子又是那樣暴戾，
動不動就對我們殺戮，
我們再跟他只有歸於死途。

都尉 我們還有八千人馬哩，
拚上命總還可以幹一氣！

兵四 八千人又能怎樣？
那劉三是詭智多端，
還有張蕭韓信那三個小子也都不弱。
他們又滿會向百姓們撒些荒言。

衆合 聽說人家待兵也比他好，
他待弟兄可也忒有些暴虐。

都尉 你不聞劉三的大屠城陽，
到彭城後大斂貨寶美女並大排筵宴？
就說他給百姓的甜核——那三章約法

，

你見那一條曾得實現？

衆合 總之沒有一個好東西，
項閻王却尤其來得凶；
前天殺了百十個逃兵，
昨晚又綁出去了二百多名。

兵一 我弟弟被他殺了！

兵二 他也殺了我的長兄！

兵五 我的表叔死得多麼屈情？

兵六 被綁出去的裏邊有我的良朋！

都尉 誰叫他們逃哩？

那該不是咎由自取？

兵三 他既這樣光想作大皇帝，
欺騙黎民，愚弄弟兄，
當初說的一點也不照辦，
誰還願意再爲他拚命？

兵四 再說誰還愿在這兒等死？
就讓沒有漢軍的圍困，
這飢餓的罪也實在令人難忍！

- 兵一 他爲甚麼使我們缺乏糧米？
- 兵二 爲甚麼不給我們餉銀？
- 兵五 爲甚麼把那些好弟兄一個個砍殺？
- 兵六 試問逃生能不能算得罪名？
- 衆合 他，虞姬和那些司馬校尉老爺們，
却肉山酒海的吃得頭暈。
- 都尉 現在不幹可由不得你們，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古有明訓，
如今外有強敵，內有嚴令，
到不如鎮定地等待救兵！
弟兄們！幹下去吧！
爲主效勞，死有芳名。
就萬一失敗了還可落個忠魂。
- 兵一 說甚麼芳名？
說甚麼忠魂？
假若是去攻打匈奴，
那管保誰也不會退縮。
- 衆合 爲甚麼不去攻打匈奴？
爲甚麼不替國家把外患剷除？
- 兵二 聽說那冒頓單于，
新近又侵佔了河南，
那里幾千里的百姓，

我們想想該是受着怎樣的熬煎！

兵三 那地方遭人異族的侵凌，
人民已沒生活的道路，
他的鮮血在胡刀上腥臭，
他們的妻女在受着騷達子的淫辱！

兵四 他和劉三只管拿自己同胞火併，
把自己的山園蹂躪！
今天屠城，
明天燒山，

到頭來只不過爲個人爭奪江山，
到頭來僅僅是爲一己爭地盤。

衆合 他拿我們作屠場上的牛·羊！
專把自己的同胞胡亂殺傷！
我們再不能有一刻的熬忍了！

都尉 大王不是早已宣言爲民除害嗎？

兵三 那只有事實是鐵的見證，
吹些牛皮又有甚麼用？
你不見他火焚咸陽宮城，
那一次大火燒得鬼神吃驚？
那一次火災直燒了三個整月，
連縣的山嶺，村莊都燒得通紅。
有多少財產化成了灰燼？

有多少蒼生死於非命？
富有的還不打緊，
貧窮的縱逃出火侵可能逃得出火後的
飢饉？

衆合 他真是個秦始皇第二，
他真是那嬴政的再生！

兵四 他也曾屠過整個的襄城，
在新安城南擊坑過二十多萬秦兵，
關中的婦女不知有多少被劫，
劫來全賞了那些司馬，校尉，長史，
親近。

他那次燒夷齊城，坑殺田榮的降衆，
又梆縛了老弱婦女到北海都殺盡。
那一次也是這暴君犯了殺癮：
爲生劉三的氣把漢卒殺了十多萬人。
新近被殺的漢軍更不知多少，
那睢水簡直被屍體阻塞得爲之不通。

都尉 休要胡談胡論！
再胡說以煽惑軍心論。

兵五 聽！這可不又是漢營裏的號角聲？
呀！吶喊哩，吶喊怎來得這般凶？
楚家的歷史完了，完了，

我們快些想法兒逃生！

衆合 山頂上依稀地那不是漢軍在蠕動？
我們這一羣！今晚恐怕就要全盤斷送
！

都尉 鎮靜些！主上自有妙計，
剛才他召去官長講了多時！

兵六 誰還再能鎮靜？
那只是糖果在哄小兒。
我們快自己想法，
決不再依靠甚麼主子！

兵一 你看那遠遠的一團黑影！
那是甚麼，可是漢兵？

兵二 啊，近了！近了！
啊，原來又是司馬縛了幾個在逃的弟兄！

啊！還有！還有！便衣的那不是逃難
的百姓？

幹麼還拿劍鞘朝他們面上掄？

逃兵 我們不敢再逃了！

饒了吧！大人！

難民 我們只是想躲避兵劫？

饒了吧！老爺！

- 司馬 您們這東西，
一定是想去私通仇敵！
打！打！殺！殺！
殺掉這些奸細！
- 兵四 我們幹了吧——
走！前去殺掉這司馬！
- 都尉 誰敢動！
- 衆合 動手！先收拾這狗仔！
(羣以力擊殺都尉)
我們受夠了他的壓榨！
快去擒住那狗司馬！
。(其中一夥又將司馬按於地下。)
- 兵三 快鬆那些弟兄的繩網，
來！把狗仔的劍分給他們！
殺掉着司馬走狗，
到這般時候還是在爲虎作倀！
- 兵五 可輪到了我們復仇的時刻，
哈哈！你們也有個今日！
- 兵六 把他們既然殺了，
我們打扮成百姓逃跑吧！
- 兵三 那怎麼行？怎麼行！
我們萬不能解除武裝！

兵四 四外有漢軍在把守，
我們還需要更大的戰鬥！
我們大家齊心協力地殺，

兵三 我們殺出重圍，
到山上落草對吧！
反正這戰爭還不到完結的時候，
四方儘有着待戰的各路諸侯。
我們回到家也是不能過，
我們要澈底爲人民去謀福利。

兵四 我們在深山儲蓄力量，
預備去攻打匈奴！
願意去的一同走！
要同走的這就去！

逃兵 我們一同走！
我們一過走！
我們死裏得生的人，
再死了橫豎又已多活了幾時。

衆合 走哇！走哇！走！
這才是我們的真正的生路。
我們與其再在這屠場上等死，
寧肯到山上去做賊「匪」！
我們不再在這兒和自己同胞慘殺，

我們更去抵抗強暴的匈奴！

我們要爲民除害，

我們不保那些野心的主子！

兵三 不願留在這兒等死的弟兄一同走哇！

我們是一視同仁的哪！

另外的兵一 我們也來了一同走吧！

另外的兵二 我們也願意去闖重圍，和你們
一塊啦！

另外的兵三 等等我們啦！我們也去打匈奴
呀！

.....
（一羣一羣連綿地向着東方山峯，正像
瀑布或烏峽的激湍般洶湧地流走。）

一九三五，十二，十六。

蒲 序

看完了史輪的飽滿的集子，我描寫不出我心底的高興，顯然，史輪已真正為近年的悽慘的死裏求生的社會現實——作為新詩歌復興期的一個大收穫，而留下了偉大的歷史的輪迹。

我完全贊同史輪之走着如下的路線。為着歌唱，表現時代下的多難而偉大的社會現實，為着大眾化，這些路線是確當的。

第一，史輪的武器是新現實主義。他有清晰明確的認識，他有銳感而確當的世界觀。譬如他鄙視嫩弱的女郎（嫩弱的女郎），他恨他的母親沒有變做高爾基胸中的母親（寄母親），他為了「她是走上綺羅的隊伍」，而「我却有着黃金的工作，…如今沒有…牽掛」，表示出「是她棄了我？是我棄了她？」（以上見「誰棄了誰」）的質疑。除了別的一二篇偶有不自然的尾巴之感外，像這些，他都是運用得極其美滿的。

正有如我們之所知，新現實主義同時包含了新浪漫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並不分歧。高爾基早年作品充滿了浪漫色彩，然而，他的東西沒有一篇不是由於社會現實所出發。所以我們不難了解——

第二，史輪之在形式上有短簡的近似敘述的抒寫，同時也有長篇的熱情豪放的浪漫表現。歌唱。前者，像「雨」，「夜深了」，「暗夜裏」……是例子，而「夜深了」最可代表。後者更屬作者之特長，最有精萃，像「踏夜進行曲」，「船夫曲」，「祝福你呀，我的故鄉」，「夜渡黃河鐵橋」……均是代表。

第三，史輪不忘記寫歌謠。「老天爺」，「中秋月」，「海河水」，「探監」都表現得極其自然。一般人天天倡言詩歌大眾化，而作品上不僅不寫作歌謠，學習歌謠，甚至於罵倒歌謠，這是大糊塗。我們由於史輪之寫作歌謠，我們間接還可以曉得史輪的集子裏的大眾化程度之尺度。唯史輪是跟溫流，岳浪，亞平，柳倩一樣，走着實踐上去提倡詩歌大眾化的路。

第四，寫大眾合唱詩。

雖然，作為新詩歌的形式再無妨是劇詩，散文詩，長篇敘事詩，史詩，諷刺詩，而在「多樣的形式適應多樣的內容」的信則下，對於史輪之為新形式之開發，建立，我感到極其愉快。自己永遠局囚於一種抑揚格裏的詩人，是自殺，不是進步。

至於史輪的詩的好壞，我想，大家都是肉眼共看，可以無用多贅的。唯其如是，大家可以發現出更多的寶貝。不過，我壓抑不住我的愛好「夜渡黃河鐵橋」的心？我請求大家讓我單獨對這一篇說點話吧。

「夜渡黃河鐵橋」裏，史輪顯現了他的藝術天才！

史輪在夜渡黃河鐵橋的一刹那，他不僅表現了那種情景，他更通過了他的偉大的想像，他把一九三五年的北國的水災，通過形象化的手法而攝進。他的筆下表現了澎湃的熱情。你看，他看見血漿一片，涵湧中倏忽又幻化成黑漆一團，他彷彿看見無數萬的閃動的鬼影。牠們『分明都飲着黃水的苦汁，一時又吐搖擺一付苦臉；忽地用那黑掌抓心，忽而又指向老天』，詩人為牠們而發出同

情的疑問，他道出了這些寫在歷史上的人禍與天災。他說，他更問：

啊！你一定有悲憤得難以道出的語言。

啊！你可是黃浪吞噬了的冤魂？
你可是慘死於槍刀下的弱者，至今白骨未掩埋？

你可是在飢餓凶神之寶刀下的犧牲者？

你可是爲了要活而飲了流彈的厲鬼？
你可是爲了自家人的肉搏而含恨終天的一一

不然爲甚麼露出水面來啾啾哽咽？

接着他更進一步，他寫羣鬼由紅水裏上昇，在夜空中咆哮飛騰，說：

像地獄中撒旦率領之羣魔，
因謀叛，蜂擁着殺上天庭。
一個個高伸着黑大的拳頭，
咬一陣嗤嗤的牙齒又連連呼起巨聲：
「誰使我們葬身魚腹？
誰擄去了我們的生命？
還命來！還命來！我們要活！」

別坐在我們奉獻的天堂裏裝神！」
聲音像深山中一陣雷鳴，
四邊的峯巒立即送來了回聲；
這聲音顛搖得巴顏喀額山在跳動，
並鼓起太平洋的洪濤滾滾似潮騰。

更寫：

啊，這血流呀，鬼影呀正在沸騰上湧
；

汽笛撕裂般的暴響又在耳邊長鳴。

請問，在中國，曾用這種技巧去形象化的
可有幾人？

抓住現實，用豪放澎湃的熱情，通過形象
化的手法，通過銳感確當的世界觀，我想，
史輪不僅如今已曾相當地做到，將來也更會
無窮境的地努力下去的吧！我願史輪偉大的
地爲我們寫下一些輪跡。

蒲風一九三六年八月三日於青島

王 序

詩歌不特是時代的喇叭，它還是詩人生活的火花，心琴的躍動，叫鳴。

始終用全幅生命力對了惡劣的環境挑戰，奮鬥，奪取光明與真理的人，他才能有充實的生活，求生的魄力與怒發的熱情。

也唯有這樣的人才能歌咏時代，人生，使自己的歌聲應和了新社會的降生。

這目標自然懸的太高。但，任那山石多麼巉巖，山路多麼不平，努力爬行的人也終有造極登峯的時候。

詩歌隨了社會演進的歷程，言語的解放，它早已衝出了象牙塔，不再讓少數士大夫玩弄古董了。

它由狹小的領域，律絕的硬殼逃脫出來，要求它新的生命。白話詩的誕生自非偶然，詩歌大衆化的要求，又豈是空喊？

一個任您怎樣小的人物，（在士大夫文人

眼中的小人物，在我們眼中反是強大的。）只要真的經驗了生活，認識了生活，能用正確觀點去攫取好的材料。就都有學習寫詩的資格，而且有寫出偉大作品的希望。

史輪在士大夫文人眼中是一個極平常（也或者還沒有看到）的小人物。不錯，他自己承認是農家的孩子，爲了吃飯及青年擴張生命的熱望，出走家鄉，在軍營混飯，手觸着槍桿在冰雪的北國苦挨過夜寒，也曾在火線上賭賽着生命，在衝鋒號下玩弄着慘酷的把戲。因爲他沒有升官發財，衣錦還鄉的夢想，忍受不了那種一將成功萬骨枯的吃人生活，就逃出了灰色的隊伍，做小販，做……也嘗過不見天日的鐵窗風味。終於歸來了，他含着苦淚又投到故鄉，母親的懷裏。

他身上刻印了生活的創傷，經驗告訴他人生是一部苦難的戰鬥史。他在流浪中沒有獲得甚麼；回來呢，農村又正在一日千里的極速崩潰中，他親眼看着種種慘狀，及動蕩中農民的流離呼號。一顆青年的心還能沈靜嗎？

於是他開始了歌唱。

一個新進的歌唱者，自然沒有多少工夫去琢練調門，去變換喉音，他只是本着一腔熱情，天真的，赤裸的，痛快的吐訴着個人的經驗，生活的不平。

他也想衝過生活的苦悶，希求未來的光明，歌咏真理，歌咏理想的生命。然而，這時代能滿足他火熱的要求嗎？不能，這世界是黑沈沈的，冷冰冰的，他失望的哀歌，又在哀歌中高唱。

祇要，看完他這冊二三年來集成的詩歌，就能明白我的話是一點也不虛假。雖然，我還沒見過他，但由友人口中或他的自述，他的詩歌裏，也可給我的话做確實的保證。

自然他的詩離爐火純青還差的遠遠。——但，我絕對不贊成詩人的早熟，而且，如果要想在詩歌上留下些不被時代淹沒的作品，那又非盡畢生之力不為功。

史輪這冊詩集，在他也就算暫時訂一下弦，調了調音，唱了一個叫板。以後要彈出甚

麼樣的調子，甚麼樣的曲情，能不能感動聽家，能不能成爲大時代的和鳴，也全看他努力的程度如何！

詩歌，我以爲是音樂，美，力和生命的結晶，打算寫作值得紀念的東西，那自然非具備上列的條件不可。史輪不會萎縮，不會屈伏，在他詩歌生命的蒸騰中，我熱誠的希望他，創造最高的最適當的藝術形式，並採用新的語言，配合美的律動，而成爲真正的時代歌唱者。

書罷，正值國事日非，瘡痍滿目，苦痛槌心，欲哭無淚的當兒，我恨自己，也恨寫詩的朋友：

「難道我們祇會寫幾句詩歌嗎？」

王亞平一九三六，十一，青島：

目 次

封面設計.....	李 劫 夫
蒲 序.....	蒲 風
王 序.....	王 亞 平
旱	1—8
風旱.....	9—10
老天爺.....	11—12
戰前之歌.....	13—19
雨.....	20—20
夜深了.....	21—21
中秋月.....	22—24
暗夜裏.....	25—26
運河岸上(一).....	27—28
運河岸上(二).....	29—30
海河水.....	31—32
更夫曲.....	33—36
寄母親.....	37—38
誰棄了誰.....	39—40
嫩弱的女郎.....	41—41

夜渡黃河鐵橋	42—45
船夫曲	46—51
踏夜進行曲	52—55
探監	56—57
祝福你呀！我的故鄉	58—64
月蝕	65—66
垓下之流	67—79

α

